

史海钩沉

土木是古代建筑核心材料

□沈唯

土和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两大核心材料，在中国传统营造技术和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“土木”也被用来泛指建筑工程。

生土，是指未经焙烧、仅做简单加工的原状土，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应用分布最广泛的传统营造材料之一。从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，人类就开始以土为材料营造建筑，当今的窑洞就是典型的生土建筑。木材绝对是传统营造的主流材料，也成就和凝结了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高度和智慧，应县木塔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木构建筑之一。

中国古代建筑既可以单独用土或木做结构，也可以是土木混合结构。“中国的传统民居如土楼，是典型的土木混合结构。土楼本身的建筑形制比较特殊，是由一米多厚的夯土外墙和内部木构架相结合而成，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。在特定环境下，古人能把土和木这两种最常见的营造材料结合利用，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。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滨说。

对营造材料的运用也和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。李滨以大跨度结构举例，今天我们大多采用钢网架结构等来完成大跨度建筑的营造，但在古代，人们通过积累的经验改进技术，仅用木结构就已经实现了大跨度的桥梁建造。

“木结构建筑中主流的梁柱结构，就是由跨距较小的梁、柱为主要的传力体系构造，它受到了材料长度本身的限制。跨度再大光靠柱梁体系就不行了，于是人们又发明了编木为拱的技术。”李滨解释，编木拱桥是一种十分奇特和罕见的桥梁形式，运用这种技术能够加工出更大跨度的结构体系。这种编木拱桥就像用竹条编箩筐一样，是不用砖石仅用木材“编织”而成的桥。在传世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横跨汴河上的那座规模宏大的虹桥正是编木拱桥。这种桥梁和技术迄今还在浙西、闽东及贵州等地的山区中大量使用。（《科技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闲话“茶食”

□路来森

有宋一代，饮茶风靡朝野，所以，随之伴生的茶食，亦是极其丰富。

举凡果类、菜类、点心类，均可作为茶食。果类，宋人喜欢生果，但更喜欢加工过的果制品。据《武林旧事》载，宋代的果制品有“煨木瓜、糖脆梅、破核儿、查条、橘红膏、荔枝膏、蜜姜豉、韵姜糖、花白糖”等。菜类，则既包括素菜，也包括荤菜。素菜自不待说，荤菜，如“鼎煮羊”“酒蒸羊”，甚至还包海鲜类，如“油炸咸鱼”“芥辣虾”等。点心类，更是丰富多彩，只要是面食，即可做茶食，如包子、馒头、粽子、圆子、桃酥、饅头、饺子等。

由此可见，宋人茶食，并不完全以清淡为标准，而是异常丰富；但也正是由于太过丰富，有时难免食胜于茶，喧宾夺主了。说到底，茶食，只能是作为饮茶的点缀，只能是“佐茶”；食，要为茶而增色。故而，茶食特别要讲究“精致”，色、香、味，要于“精致”中显本色。

茶果之“果”，通常有三种解释：一是水果，二是果仁，三则是泛指点心。水果，取其“清淡”，必讲究时令，尤以果实小巧者为佳。如春天的樱桃，夏天的葡萄等；若然是水果较大者，就将水果切为小块，插之以竹签，堆于盘中，饮茶，取食，别具情趣。

果仁最佳，是茶食的上品。如葵花籽、桃杏仁、花生仁、开心果等，总之，凡坚果类的果仁，皆好。果仁为茶食的好处是：味道单纯，缓缓咀嚼而来，又香气醇厚，满口生香。果仁类，油炸亦好。如油炸花生米、油炸腰果、油炸核桃仁等。前些年，流行一种油炸核桃仁罐头，核桃仁不仅油炸过，还浸了蜜糖，脆、香、甜，真是茶食的上上之品。家中有贵客光临，还会特备“油炸绿豆糕”：制作为小块，油炸放凉之后，堆于白色瓷盘之中，色泽淡绿莹莹，入口酥脆。客人食之，无不称赏，主客皆乐。（《科教新报》）

千年翻转看张飞

□郭苑洁



▲四川省阆中市汉桓侯祠（资料图）

东汉末年，曹操在荆州当阳附近的长坂坡追击刘备。长坂桥前，张飞手执长矛，据水断桥，大喝道：“我是张翼德，谁敢上前与我决一死战！”曹军不敢近前，刘备因此得以安全离开。

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·蜀书·张飞传》中的这一幕真是奠定了张飞英武形象的基础。除了《张飞传》的内容，三国其他阵营中的谋臣武将也对张飞的勇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程郭董刘蒋刘传》，程昱言“刘备有英名，关羽、张飞皆万人敌也，权必资之以御我”；郭嘉言“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。张飞、关羽者，皆万人之敌也”；刘晔言“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”；周瑜言“刘备以枭雄之姿，而有关羽、张飞熊虎之将，必非久屈为人用者”。可以这样说，张飞英勇善战的形象在三国时期是得到广泛认可的。

个片段，是被张达、范强杀害的过程。刘备常常告诫张飞：“你过度运用刑法，又随意鞭打将士，还把这些被打的人安排在身边，你这样做会招引祸害的！”张飞听后仍不改变。刘备征伐东吴的时候，张飞按照军令要准备率领一万人马，从阆中出兵赶赴江州与刘备会合。临出发前，张飞的下属张达、范强把张飞杀了，并割下了他的首级，顺江而下就投奔孙权去了。张飞军营都督上表刘备，刘备一听到张飞都督有表上奏，随即说：“唉！张飞死了。”随后追谥张飞为“桓侯”。

张飞的“不恤小人”，很多人都只强调是其性格的问题，但如果回望东汉，奴隶制还是相当普遍的，残酷对待奴隶对于很多奴隶主而言也是习以为常的。三国时期，被自己手下杀死的也不仅仅是张飞，孙权的弟弟孙翊与张飞有着相似的性格，同样被下属所杀。

作为一名带兵打仗的将领，张飞的智谋其实也不容忽视。

《张飞传》中，曹操打败张鲁后，留下夏侯渊、张郃镇守汉川。随后，张郃率领部队南下巴西，计划将那里的百姓迁往汉中，张郃进兵宕渠、蒙头、荡石，与张飞抗拒五十多天。随后，张飞率领精兵一万多人，从另外一条路将张郃截断后再与之交战，由于山路狭窄，前、后队伍无法呼应救援，最后张郃的部队被张飞打败。张郃只能弃马攀山，带着十多名随从从小路逃走，退兵南郡，巴西得保安宁。张飞能够大败张郃，应该说，张飞还是颇有统兵能力的将领，因张郃也绝非等闲之辈，乃是魏国的一员名将——就是后来让诸葛亮失街亭、斩马谡的那位张郃。

对于张飞，《张飞传》还有一个定性的结论：“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”张飞到江州后，击败了巴郡太守，也就是刘璋的老部将严颜，并活捉了严颜。张飞对严颜怒斥道：“我大军已到了，你为什么不早投降还敢抵抗？”严颜回道：“你等兴兵无名，抢夺我益州，我益州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。”听完这话，张飞大怒，喝令手下兵卒将严颜推出去杀了，严颜面色不变，反对张飞说：“砍头就砍头，发什么火呢？”张飞对严颜的勇气甚为敬佩，当即下令释放严颜，并把他人作为客人以礼相待。

礼贤下士多是文臣谋士涉猎的范畴，但张飞作为武将对大夫君子的态度也是尊敬、钦佩和仰慕。可以说，张飞在士大夫面前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君子。这一点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巴传》所注引的《零陵先贤传》中也有体现，“张飞尝就刘巴宿，巴不与语，飞遂忿恚。诸葛亮谓巴曰：‘张飞虽实武人，敬慕足下。主公方收合文武，以定大事；足下虽天高亮，宜少降意也。’”时为右将军的张飞能够如此礼贤下士，而且对方还是一名降将，也足以说明“爱敬君子”这个评价的准确性。

《张飞传》中，张飞一生最后一

普通民众对张飞的认知起变化，应该要从宋元的小说和元杂剧说起。宋代时，“拥刘贬曹”的倾向越来越突出，张飞也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形象变化。现存最早的“说三国”的文本是元代刊刻的《全相平话五种》中的《三国志平话》。在《三国志平话》中，就讲述督邮羞辱刘备却被张飞所杀，可见这时就已经把鞭打督邮的事从刘备身上转到了张飞身上。同时，元杂剧中也出现了多出张飞的故事，例如：《张翼德大破杏林庄》《张翼德三出小沛》《莽张飞大闹石榴园》等。通过这些方式，张飞勇猛善战的形象很好地得到了传播，而且有了“莽张飞”的特点。

《三国志》中，关羽和张飞作为蜀国的开国大将，几乎像孪生兄弟，谈关羽必带着张飞，可谓旗鼓相当。反观后世，关羽、张飞在民间的传播似乎差距就越来越大了。关羽在历代封建帝王王共同努力下，已经成为与孔老夫子并驾齐驱的“武圣”，而张飞却越来越走向人民群众，尤其是进入《三国演义》时代后，更加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人物。

关于张飞的出身，《三国志》仅仅提到张飞是涿郡人，到了《三国志平话》却已经变成了“家豪大富”，但没有阐明以何为业；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则说道：“世居涿郡，颇有庄田，卖酒屠猪，专好结交天下英雄。”可能张飞本人不一定杀猪，但杀猪的职业背景一出，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，一下子多了几分亲切感，很有市井气息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备三顾茅庐，张飞三次跟去了，头两次还忍得，第三次的时候看到诸葛亮高卧不起，气得扬言要屋后放火，率真可爱的张飞形象更是呼之欲出。不过，陈寿笔下那位“爱敬君子”的张飞如何能够说出“火烧诸葛亮”的话呢？

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张飞会是这种形象？归根结底，是市民意识的不断觉醒导致的。不管是说书先生的讲述，还是写出故事来出售，都需要客官们的认可才讲得下去、卖得出去，而客官，不就是那些行商坐贾、闲汉游民及各行各业的工匠吗？正如同中国戏曲的产生需要勾栏瓦舍一样，好的故事演绎也需要闲散的市民阶层来支撑，否则说与谁听、写与谁看？（《北京晚报》）